

孤山老战友

凝之谨题



蒋逸成：主编

目 录

卷首语	蒋逸成 (1)
卢 朴	(3)
季松岑	(9)
赵启成	(27)
丁荫伯	(30)
蒋 盛	(33)
张其修	(34)
杜和生	(38)
孙 铭	(41)
宋继松	(42)
张少康	(44)
孙文伟	(46)
沈瑞初	(48)
高继绪	(53)
范 苏	(55)
夏云樵	(57)
刘志达	(62)
侯俊三	(67)
居 靖	(72)
顾筱堂	(74)

老金 王志宾 周致中	(77)
闻继善	(78)
闻友基	(80)
闻 群	(88)
李明华	(90)
杨广汉	(97)
沈志行	(110)
卢 清	(115)
刘景衡	(118)
贾其锐	(123)
王 和	(126)
夏鸣岐	(130)
刘 健	(132)
叶光华	(133)
闻士彬	(136)
尤正兴	(136)
曹志昌	(137)
刘志升	(138)
杨最全	(146)
刘则乾	(147)
朱绍先	(148)
朱耀明	(150)
沈亚平	(150)

刘伯培		(151)
王迪仁		(153)
陈廉清		(156)
陆品文		(157)
高树芳		(159)
朱 洪		(160)
范广贞		(161)
常 茂		(162)
沈网祥		(163)
孙国泰		(168)
陆金荣		(170)
戴锦仁		(170)
高锡元		(172)
郑月庆		(174)
尤顺根		(176)
闻耀先		(178)
常堆金		(179)
张步高		(180)
瞿惠兴		(180)
刘桂成	刘春成	(181)
陈 忠		(186)
刘仁山		(188)
杨 永		(194)
高友祥		(195)
徐逸芳		(198)

杨 平	(198)
毛网金	(199)
常其坤	(200)
何志明	(201)
闻汉东	(202)
卢 刚	(206)
马桂生	(207)
范子成	(208)
毛长官	(209)
郑锡伟	(210)
邵燕丰	(210)
陈满松	(211)
陈国藩	(212)
王庆丰	(215)
陈锡华	(217)
卢桂华	(219)
陈秀生	(220)

附 录：

解放战争中孤山区的艰苦斗争	蒋逸成(221)
我在孤山区的一段经历	张 滨(237)
在苦斗中成长	赵立生(239)
孤山区的情报工作	刘国栋(248)
“进军”中孤山区队的战斗历程	范广齐(252)
解放前一段革命经历	周士林(258)

卷首语

我是孤山区人，参加革命工作又是在靖江公安系统，1946年夏调到家乡担任孤山区委书记。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我和区长王倬、副书记仇国良及区乡干部游击队员们坚持边区游击战，直至取得完全胜利。在浴血奋战中，王区长和许多干部战士，洒尽热血，为革命牺牲；有很多革命群众，遭敌人杀害。每念及此，不胜悲痛。

我是幸存者之一，工作时总是化悲痛为力量，以烈士们的为革命牺牲精神，激励自己，戒骄戒躁，克服一切困难，将工作搞好。1985年离休后，总想为孤山区的革命烈士搞点纪念活动。

第一，开了一次王倬、钱江、刘志明三位烈士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请王倬烈士女儿王蕴秋和钱江烈士夫人杜玉英，介绍烈士英雄牺牲的情况，并有孤山区原老干部季松岑和我讲了话，以寄托哀思。

第二，先后筹集经费树立了孤山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王倬烈士殉难处纪念碑、靖中公安助理朱直烈士纪念碑，及落实刘志明和刘志余烈士墓地，以慰烈士英灵。

第三，克服各种困难，编印了一册《孤山革命烈士传》，以充塞孤山地区的革命史料，教育后人。

这三件事办了之后，总觉得心里还不平衡，想到孤山区是革命老区之一，有许多位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同志相继作古，特别是在抗战中和解放战争中他们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只是枪弹没有击中要害或没有击中，他们的家属被敌人抓捕吊打、房屋被敌人折去或烧毁，解放后他们又任劳任怨、忘我工作，积劳成疾，有的还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致伤，因而过早逝世。每想到这些，总是思绪万千。由此，又想主持编印一本《孤山老战友》，但难度比编印《孤山革命烈士传》更大。因为，时间跨度长，人数

多、知情人少，老同志能拿笔写材料的不多。同时，无经费，无编写者。想到这些，又钩起了我主持编印《孤山革命烈士传》的往事。那时，因缺乏经费，由省花木协会服务部在靖江销售一部分茶叶，用其差价补助一部分费用而产生误解，省里派人往靖江清查，使几位帮助的同志受到牵累，事情查清，没有任何问题，但总是心有余悸。

这次，我还是想到了靖江的几位老友——刚在孤山区战斗过的、现已离休的刘国栋，同在县委工作过、现已退休的刘洪桢，杨广汉同志的夫人朱丽娟，等等。请他们帮忙，可以克服种种困难，将《孤山老战友》编印出来。刘洪桢，原是县委新闻秘书，后又主持办公室工作，退休前搞了八、九年的党史工作，对靖江的前前后后比较了解，找他帮忙比较恰当。《孤山革命烈士传》是他以业余时间帮助整理编印的。这次，又克服困难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又常住农村老家，照应九旬老母，种好老母的一份田，自己和妻子六旬之外，身体也都不好，还是坚持帮助收集、整理和编辑文稿。有些老战友的材料，还帮找健在的老同志回忆补充和查找历史资料补充，甚至患肛瘻住院开刀期间，都将文稿带进医院，半躺在病床上修改；文稿修改后，又分头送到工作过的孤山、柏木和党史办请求打印，再发出征求意见。这种工作量和作精神是可想而知的。孤山镇的钱明炎、郑寿芝，团结乡的何玉明等同志，都帮做了很多工作。

在经费方面，蒙市财政局、江安公司、天伦公司、交警大队、劳动局、东方公司等友谊支持外，也靠有病在身的刘国栋同志和还在坚持工作的朱丽娟同志帮助奔走募集。

在这个册里，我写了一篇材料，还请赵立生、周士林、范广齐、刘国栋等同志各写一篇材料，以充实孤山老战友革命斗争情况，也是为靖中革命斗争史准备一些可选用的资料。

不妥之处，请各指正。

蒋逸成
1994年7月

卢 朴

(一)

卢朴，原名卢根良，苏州吴县唯亭人。14岁就在上海一家印刷厂当工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到抗日爱国思想的启发，在上海参加抗日爱国的宣传活动。

1940年秋，上海地下党发动一批工人、学生到苏中新四军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卢受党的派遣分配至靖江工作。先在服务团（中共靖江县委对外名义）工作，10月调任第三区的党务特派员。这样，卢就成了第三区的我党建党的第一位负责人。

三区建立了党的支部后，卢经常对党员宣传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注重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考验和深入调查了解，凡够格的均发展新党员，不断壮大党的力量。他发展的党员有季松岑、刘伯培、沈亚平等。

他布置党员创办民校和识字班，亲自编写教材，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和革命道理。季松岑就是先以民校为阵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而后转入公开的抗日斗争的。

他发动党员，为群众办公益事业。党员缪耀章筹集经费，建造了八角井大桥。刘伯培募集资金，建造了涨公殿桥和新茂桥（又名棺材板桥）。这些，均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称颂共产党、新四军为民众办了好事。

他组织农民群众，向抗日民主政府状告龟缩在日伪据点里的地主郑××侵吞郑家殿公产及重租重利剥削农民的罪行，迫使该地地主不敢下乡向农民收租逼债，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拥护。

他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四处张贴漫画和标语，造成了“活捉

催征吏”的声势，迫使伪军不敢下乡索捐收税，直接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皖南事变后，日伪占领了黄桥，靖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很大的威胁。二区的党务特派员动摇害怕，逃跑回家。县委调卢去二区任党务特派员，以挽救危局。后来，二区建立区委，陈安人任区委书记，卢改任区委宣传科长。卢一如既往，积极工作，从未流露过丝毫不快情绪。他发动贫雇农民，组织农抗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在斗争中发展了徐伟、王国平等数十名党员，为以后的顾文耀率部叛变投敌之后留下了很多的革命种子，也为该地区的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

汪伪暂编第十九师占领靖（江城）泰（兴城）线后不久，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又由江南窜来靖西，靖江的环境开始恶化。为了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县委决定组建政治保卫队，隶属县保安科（后改为公安局）。人员均是选调政治上坚强的同志，武器均是轻便的卜壳枪。县委调卢朴任政治保卫队指导员，以加强领导。

1942年春，靖江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团部队处在敌伪顽的夹击之中。靖西的七区和八区，一时为“忠救军”所控制。我抗日民主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党组织转为秘密坚持。县委领导全县军民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政治保卫队更是活跃于斗争的第一线。在新四军一师一旅的一、二、三团攻打“忠救军”的战斗中，卢朴带领政治保卫队配合三团作战，消灭了伪十九师驻生祠堂的“护路队”。保卫队于战斗中缴获长枪七、八支。由于靖江河港纵横，攻打时又遇大雨，我主力的大部队不易展开，攻打“忠救军”未能达到预定目的。此后，靖西情况更为严重。我穿插靖西地区的活动任务，主要由政治保卫队承担。保安科长（后为公安局长）顾浩、政治保卫队队长贾其锋（贾剑平）、卢朴，经常带领队员，活动于靖西

地区。他们镇压极端反动的伪乡保长和敌特分子；找两面派人物谈话，建立“关系”，配合县委工作组，做好活跃于靖西地区的“大刀会”头头的工作，使其为抗战出力。这些活动，在靖西地区树立了抗日的旗帜，鼓舞了人们的抗日信心。

卢朴在政治保卫队期间，还领导队员活捉了在靖东地区横行一时的伪区长王大鸿，智毙了妄图在靖江搞“全面清乡”的日特、伪政治保卫局靖江组组长王连德。

卢朴在公安战线上是位能人，协助顾浩办了不少事，人们往往误认为他为局长。

在公安局，他还领导了敌伪占领区和土匪部队活动地区内的秘密工作。对开展靖江的政治保卫工作，是有很大贡献的。

蒋逸成

(二)

1940年秋，范苏介绍卢朴与我相认识，从此卢有时在我家吃宿，我办的私塾成了卢的经常歇脚和活动的联络点。

卢朴小我两岁，而社会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接触多了遂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一家人也很尊敬他。

他刚到孤山地区时，对外是民运工作者，对内是党的特派员，我俩则以同学面目往来。他经常给我们阅读一些党内刊物——《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持久战》等等。每次见面，都要谈谈看书后的心得。一起走路的时候，总是滔滔不绝地谈社会情况、抗战形势。国内国外，由古论今，谈个不完。开始，我以为他受过高等教育。经他自我介绍，他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他的知识、所讲的革命道理，全是革命的熏陶和自己勤奋学习所得。彼此交往，促进了我们的学习。他是我唯一的良师益友。

卢朴作风正派，工作踏实，没有架子，常与贫苦农民及知识青年交朋友。1940年秋，他结识了刘志升，并发展刘加入共产党组织。后又与刘弟志达相识。这时，刘氏兄弟家庭经济困难，刘志达于农闲时搞副业，有时跑跑“班头”，由上海贩些商品到苏北城镇销售。一次，搬贩的商品于途中被日伪没收，欠了财主徐某的高利债。卢朴得知后，通过党支部的调查，杜家弄、双庙子、毛家埭的刘志达、毛国华、高顺生、杜向荣、缪华堂十多人都欠徐财主的债。卢找这些人座谈，阐明共产党的政策，给这些欠债户壮胆。卢又找徐财主面谈，要其遵循共产党的减息章程。徐财主亦开明，给债户减了息。跟着，陆桂三、徐金生等财主也都减了息。通过减息，刘志达、毛国华、缪华堂几人相继参加共产党，以后成了区乡干部。

卢朴时时关心人民，事事为民众着想。1941年春，他常往来于党支部，和老百姓也打成一片。对穷乡僻野的民众们卖个鸡蛋买盒火柴，都要跑到城镇，而城镇都为日伪占领，买卖不便还要受日伪欺凌。他倡议我们集资办个股份合作小组，当由毛国华主办、刘志升协办。在党支部支持下，借杜家弄缪华堂家建于路口的空房，经营农民们必需的盐、糖、烟、酒、调味、火柴、火油、凉帽、镰刀、竹柄等物。这不仅节省了农民们上市的时间，给了农民们的方便，还给农民们避开了日伪盘查的麻烦。

卢朴初到孤山地区工作时，虽然国民党的韩德勤和何克谦的反动武装已被打垮，一些明显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之徒也随着土崩瓦解，而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仍时隐时现、出没不定、暗地里为非作歹。善缘乡郑家埭兵痞郑子良，常窜至淮堤乡道士观一带，勾结地头蛇，自吹自擂，说他原在国民党张发奎部下当军官，是什么“铁军”，同日军作过战，身上有多少伤，现在陈玉生的部队里“抗日”。如此一派胡言，是唬唬老百姓的。这些坏蛋的劣径，对共产党的建党建政活动，是一大障碍。卢朴一面发展共产

党组织，一面整顿社会秩序。他摸清了郑子良的情况，同县抗日民主政府取得联系，将郑逮捕就地处决。还在展八、杨太、石桥等乡，消除了数名首恶分子。这些，都为开辟新区扫除了障碍，为建党建政奠定了安定的基础。

抗战时期的农村，经济、文化、科学均很落后，生产生活的运输全靠人力畜力为主。群众中有个谚语：牛是农家宝，种田拉磨少不了。大中城市被日军占领，其副食品和肉类均靠农村供给，靖江的新港一时成了苏中与苏南及上海的进出港口，时称“小上海”。孤山北面有个牛贩子毛金龙，专事贩牛去上海。地方政府对老弱病残之牛，为使养牛户获得残值，只要依法纳税可予处理。牛贩子丧心病狂，嫌少赚钱“不过瘾”，竟胆大包天、不择手段地贩运好牛，且人为地制造“病残”——将铁钉插入好牛脚底，跑路一拐一拐，将小针插入牛嘴，使牛不能吃草吃料。卢朴明察出了奥妙，将那不法之徒送区公所处理，教育养牛户提高警惕、不上奸商的当。这就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卢朴因革命工作的需要，由孤山调到县里后，对孤山地区的干部群众仍怀有深厚的感情。凡因工作到孤山或路过孤山，都要挤时间看望离别的旧友，畅叙友情。后来，他随粟裕司令员南下开辟新区，我们即失去了联系。“文革”中，得知他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武部任职。1973年，我与季松岑同寄信联系，随时见他回信。离别二十余载，又联系上了。

1976年，我去杭州看过他一次。他全家住在西湖边上一个简陋木结构旧楼房内。他已患心脏病，在住地不远的一医院疗养。家人将他喊回，与我畅谈往事，叙议旧情。又一次，我与老伴同去看望，他向我老伴谈到了我们家乡当年的情景，倍感亲密。在回归途中，我老伴说，卢朴的家庭状况和个人生活，依然朴素，说话还是那么和气亲热，他进城这么多年，还看得起我这个纯朴的农民，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后来，我们单位的张正喜、常宏友

等人去杭州，回靖时汽车油不够，卢热情地帮助补充了汽油。

在杭州，我曾约卢朴再到他留过革命足迹的靖江一游，他说也想念当年的革命老友，在身体恢复健康时争取走一趟。时隔不久，听到他因心脏发作而病故，适值我老伴食道癌、第三个媳妇血癌住医院，未能赴杭悼念，只能于靖默默致哀。他的革命精神、工作作风，我永远难忘。

缪耀章

季 松 岑

季松岑，靖江孤山区常胜乡连山村（今孤山镇双庙村孙家埭）人，1940年10月入党，1941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90年3月逝世。1943年3月——1945年7月任靖江孤山区区委书记。以后历任柏木区区委书记，靖江县民兵总队教导员；华野七兵团政治部民运科长；上海铁路局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南京铁路分局党委书记，上海铁路局办公室主任；交通部上海救捞局办公室主任。

在部队工作期间，曾参加过涟水、鲁南、莱芜、济南、徐州、孟良固、淮海、渡江等战斗、战役。

闻靖撰文：怀念您，松岑同志！

季松岑逝世已4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斗争事迹，常萦绕于我脑海之中，难以忘怀。

我与松岑共事，只短短三年。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确实是患难与共，祸福同当，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尽管光阴流逝，时过数十个春秋，仍然记忆犹新。

真挚的启蒙师

1942年，日寇侵华的凶残气焰仍很嚣张。靖江大地，横遭日伪践踏、蹂躏。“清乡”、“扫荡”、烧杀、抢掠，断续不停。全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日伪的据点林立，城镇及公路沿线全被控制。广大农村，则是共产党、新四军打游击的广阔天地。沦陷区与抗日根据地的交界处，则是你来我往、你走我来的“拉锯式”地区。孤山区是靖江的根据地之一，区里的团结、善元等乡是区的中心地带，区委和区公所常在这些地方宿

营。

彼时，我还是靖江城东门外一家杂货店的店员。这店就在城门外约 50 米的城桥堍。鬼子、伪军在城门口站岗，我在柜台上看得一清二楚。伪军常常走过来要香烟抽，老板在与不在都一样，反正是“伸手牌”，谁敢不给呢！正因如此，我对城门口站岗的伪军都熟悉，甚至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老张”“老李”可以随便称呼。他们也都认识我，进出城门，我可以不向鬼子鞠躬，也不必掏“良民证”。

在孤山区石桥乡（今属团结乡），我有一位表亲，他是共产党员，尽管当时我党严格保密，不准对外公开，由于我俩是近亲，他对我无话不谈，向我讲解共产党、新四军的服务宗旨、抗战主张和有关政策。他常到我们这里来，我也带他进城里。在交谈中，他回答了我提出的关于共产党方面的许多问题。一次，他约定了时间，要我回家一趟，说是区委的领导人要与我见面详谈。我家住靖江城北郊，属于“拉锯式”地区。白天是日伪的势力范围，晚上新四军常来活动。那天，天刚黑，我表亲就来了，紧跟在他后边进门的是一位英俊青年：潇洒大方，风度翩翩。一进门就和我热情握手。我表亲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孤山区委书记李松岑，也是区抗日游击队的政委，大家都叫他“季政委”。

松岑很随和，对人热情而和蔼。我们一见如故，全无半点隔阂之心。更没有我原来所想象的“共产党官儿”的味道。我们无话不谈，谈得很久很久。我提出了不少问题，他都一一详细解答。比如“如何共产？”“是不是共妻？”“我怎没听到共产党的军队打鬼子的事？”“共产党和国民党、蒋介石是什么关系？”等等。他说，所谓“共产”“共妻”，纯属敌人造谣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成千地歼灭日寇，名震中外呢！等等。这些，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事。一席长谈，使我顿开茅塞，弄清了许多问题，大大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当时，我

就表示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愿为共产党工作，为抗战、消灭日本鬼子尽一点国民应尽的责任。松岑布置我：对沦陷区的民众要做好正面的宣传工作；对伪军要抓住时机，旁敲侧击地宣传我党的政策，以达对其分化瓦解。

松岑与我第一次见面，虽然只交谈了一个深黄昏，却使我弄清了许多革命道理。松岑为我启蒙，带我走上了革命的光明大道。松岑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此，我终身难忘。

出色的宣传员

我在靖江城的种种活动，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对沦陷区广大民众是极大的鼓舞。每逢夜间散发和张贴出我党的宣传品之后，次日清早，街坊的左邻右舍、上街赶早市的人，就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夜上新四军又到城里来了！”“恐怕有好几百人！”甚至还有人说：“我听到门外有许许多多的脚步声”。说得活龙活现，象是亲眼看到的一样。人们莫不喜形于色。还有人指着城门口诅咒：“看你鬼子、汉奸能神气多少时！”“那些狗养的已是兔子的尾巴——不长啦！”另一边呢，日寇、伪军，对进出城门的人，盘查特别严格，抄身、挨打、罚站的都有。敌人的种种恶行，更激起人们的痛恨。

当然，我亦受到极大的鼓舞，心中暗暗高兴。可是，时间一长，店老板就看出了“苗头”。此人胆小，怕出事，于1943年的端午节，“请”我吃“饭”了。按当时的旧规，这种“请吃饭”就是辞退的表示，无二话可说了。反正我早有思想准备，当天下午就卷起铺盖回家。回到家，铺盖一放下，就直奔区委报到。区委让我当民运干事。从此，和松岑一起生活、一起打游击。

当时，宣传党的政策，尤其是对日伪的宣传，是区委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松岑当过私塾先生，文化水平比较高，又肯动脑

筋，宣传工作做的相当出色。这时，我也才知道过去多次给我散发、张贴的种种油印宣传品，都是区委搞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松岑一手操办的。编写、刻腊纸、油印，都少不了他亲自动手。宣传的形式多样，宣传的内容各有不同。

一、召开伪属座谈会

在据点里当伪军的，大部分是据点周围的人，有不少人家境贫苦，为生活所迫而去当了伪军。他们的家属都住在原处。区委经常开会，向伪军家属做工作。每次开会，都是布置乡干部分头去通知伪属，约定一个地点集中。集中之后，再带到另一安全地方开会。会上，松岑以区抗日游击队政委的名义讲话，宣传抗战形势、胜利消息，讲解我党的有关政策，同情伪军伪属的处境，要求伪属们去伪据点里宣传，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不做坏事、不欺压老百姓，为自己留条后路，打仗的时候 趴在地上朝天放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敌人溃退时留下来缴枪立功，即使要跑走必须将枪支弹药丢下才走，等等。

二、记功过簿

将伪据点的伪军名字，一一写出来，张贴于要道口，公布于众。并写了“说明”和“功过”的标准。在各个姓名下，做了好事的记红点，干了坏事的记黑点。对伪军下乡抢掠、打骂老百姓、敲诈勒索的，都要记黑点。记满几个红点就立功，记满几个黑点属罪重、要处以枪毙，等等。这一活动，对据点里的伪军震动很大。伪军的家属常偷偷摸摸进据点，告诫儿子、丈夫：“你要当心！不能做坏事！你的名字下面已记下几个黑点了，要改邪归正！”

三、发“通行证”

“通行证”是我军分区铅印的一种宣传品，由交通站发到区委，松岑布置宣传科发到各乡，由乡里交给伪属送给据点里的丈夫、儿子及要好的朋友。每次布置以后，都要检查，还要了解所